



春秋配

李 冰 改編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21
5

前 言

“春秋配”原劇中，成功地創造了一群正面人物。其中有善良、熱情但怯弱的閨閣幼女姜秋蓮和青年書生李春發等；有純朴、忠厚而正義的年老仆人李義和乳娘；更有公正、大膽，敢做敢為的英雄好漢姜雁行和石景坡等人。原作者筆下的這些人物，都有着共同的優良品質。最突出的，也是最使人同情、敬仰和受感動的，是他們那種不顧忌自身的得失與禍福，堅決為正義而奮鬥的自我犧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具有自己鮮明的活靈活現的獨特性格。可以說原作者比較生動的刻畫了這群人物的性格，熱情的頌揚了古代人民的美德，並抨擊了強盜侯尙官、驢官耿刺史，以及刁婦賈氏等人所代表的邪惡勢力。所有這些精神和優長，也是改編本中盡量保存與努力發揚的。

原本中的主要缺點是後半部戲中，作者在“寧作含冤鬼，不作反叛臣”的正統思想（這裡，實際上是被冤屈被壓迫的人民對反動統治階級的反抗或叛逆）支配下，混淆了是非，模糊了階級矛盾。讓那些正面的，也是作者在前半部戲中能熱情歌頌的人物，全部“投降”了，他們所痛恨的統治階級；並展示出“投降”是他們最好的歸宿。原本最後結尾時，李春發不但不感念他的好友姜雁行及其山寨起義的英雄好漢，冒着生命危險將他從法場上劫救到山寨上去的義舉行為和救命之恩，反而把他們視為“賊寇”，並偷跑下山，到官府公堂投案，向統治者表白說：“心實不願入伙，故而投衙，死而無憾”，“寧作含冤鬼，不做反叛臣”。當統治者

賜他“衣帽馬匹”讓他“順說姜雁行投降”時，李春發則“情愿前去”并感“大老爷天恩！”說降成功后，統治者称他“說賊有功”保他“做花县令”立即“更七品冠代”。并将姜秋蓮和張秋鸞二女都判为李春發的妻子，立即“拜堂成亲”。姜雁行也甘愿領兵前来投靠統治者，并說“投降来迟，罪該万死”。石景坡也因被留用做一“捕快”而“謝恩”……显然，这种“皆大欢喜”的处理，是違背了历史生活眞实，破坏了人物性格之完整的。这里已离开了人民的立場，歪曲了现实，頌揚了統治階級的寬怀和仁慈。对观众的教育意义也是有害的。所有这些，也是改編本要尽力解决的問題，應該把这种錯誤的“顛倒”再糾正过来。

原剧的另一优点是情节曲折、緊張、有趣，戏剧性較强。而缺点是冗长（演两个晚会的時間）、散乱（人物与場次等方面）、艺术性（尤其“砸澗”以后的多半部戏）較差。这也是改編本中力求解决的問題。

以上所說，即尽量保存与发揚原剧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优长，力爭克服和弥补其缺点与不足，是改編者的主觀愿望，并大胆的作了嘗試性的修改。但毕竟由于水平所限，而必然还有許多缺点或錯誤之处；尤其变动較大的地方更为粗糙。敬希各位专家和同志們批評指正。

、改編本参考了河北梆子老艺人韓金福先生的口述記錄稿和蒲州梆子油印原本。并經河北省国营梆子剧团試排上演后，又进行了一次修改才初步定稿的。愿将来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見之后，再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加工提高。

李 冰

一九五八年七月

人 物

李春发 (小生)

李 义 (杂角)

姜雁行 (武生)

石景坡 (武丑)

姜秋莲 (花旦)

乳 娘 (老旦)

賈 氏 (彩旦)

侯尙官 (花臉)

耿 申 (須生)

中 軍 (杂角)

州 官 (小丑)

人役、捕快、刀斧手、兵卒、将等若干人

場 次

第一場	別	友
第二場	檢	柴
第三場	拷	打
第四場	砸	澗
第五場	逼	供
第六場	探	監
第七場	下	山
第八場	巧	遇
第九場	翻	案
第十場	攻	城
第十一場	劫	救
第十二場	提	婚

第一場 別 友

登場人：姜雁行、李春发、李义、石景坡。

地 点：春发的書斋。

姜雁行：（內白）走哇！（上唱“二六”）

官不正民不安遍地烽火，

怀不平抱大志要动干戈；

集峽山的众义士邀俺入伙，

黑夜間寻賢弟当面做別。（圓場）

来此已是賢弟的門首，待俺上前叫門！

〔开中幕——現書齋景。〕

里边那位在？

李 义：（端灯上念）

菊花滿院香，

梧桐叶先落。

何人叩門？

姜雁行：俺乃姜雁行。

李 义：（开门）原来姜相公到了，快快請进。

姜雁行：請！（入內）你家东人可在？

李 义：現在內宅。

姜雁行：好，快請賢弟前来。

李 义：是。（將灯放在桌上）相公請坐，你且少等。（向內）有請东人！

李春发：（上念）

十年寒窗已过，

世間坎坷頗多。
無奈隱身避禍，
常將愁眉緊鎖。

李 义：你那好友，姜相公到了。

李春发：啊？为何黑夜前来？现在何处？

李 义：書齋等候。

李春发：待我去見。仁兄在那里，仁兄在……

姜雁行：李賢弟……哈哈！

李春发：……哈哈！仁兄請坐。

姜雁行：賢弟請坐。（二人同坐）

李春发：李义退下，喚你再来。

李 义：是。（下）

李春发：啊仁兄，深夜至此，有何事議？

姜雁行：賢弟非知。想俺姜雁行，幼讀詩書，壯习武艺；本
当为国建功，为民报效。不想大比之年，赴京科
考，可恨試官心毒，妒俺奇才，无故查俺一字之
錯，割去头上功名，招出考場。如今朝庭昏庸，奸
臣当道，民怨四起，脏官橫行。聞听人言，集蛟山
上，众家好汉举义。昨日差人送来書信，邀俺前
往。我心已定，特来与賢弟作別。不知賢弟可愿随
俺一同前去？

李春发：呀！仁兄上山举义，本是英雄所为。可是这王法森
严，官府殘暴，故望仁兄三思……

姜雁行：賢弟呀！（唱“二六”）

說什么王法严三思而作，

为百姓举义旗何惧风波！

李春发：仁兄啊！（接唱）

为黎民举义旗令人可贺，
怕的是官兵到姓命难活。

姜雁行：（唱）分明是賢弟你性情怯懦，
大英雄那怕他将广兵多！

李春发：（唱）劝仁兄万不可上山入伙，
你本是讀書人岂肯为恶？

姜雁行：（唱）生在世焉能够貪生避禍！
俺定要領人馬血染山河！（頓）賢弟不愿，难以相强，为兄告辞了！

李春发：慢来！仁兄不听相劝，怎忍急别。小弟虽难相助，
也要在此敬酒三盃，祝兄义举功成。李义快来。

李 义：（上）有何吩咐？

李春发：酒筵摆下。

李 义：遵命。（下。端酒上）酒到。（斟酒、唱下）

李春发：仁兄轉上，待小弟把盞敬过。

姜雁行：多謝賢弟美意。

李春发：請！（二人同飲）干！（边飲边唱）
兄本是豪杰心光明磊落。

姜雁行：（唱）俺定要灭奸凶扶善除恶。

李春发：（唱）但愿你此一去諸事稳妥。

姜雁行：（唱）翻天地轉乾坤重整山河。（頓）
哎呀，酒过量了。

李春发：如此請仁兄上房安歇。

姜雁行：就在此間，假寝片刻，也就是了。

李春发：小弟奉陪。

姜雁行：（念）酒能助睡臥。

李春发：（念）友情杯中过。

姜雁行：（念）席前神思倦。

李春发：（念）一梦到南柯。

〔二人依桌睡，超三更，石景坡上。〕

石景坡：（念）恨的鷄叫狗咬，

喜的风吼月落。

明知王法难脱过，

暂救燃眉之火。

此处象一大户人家，不免跳上屋檐，直入内宅，偷些财物，好来糊口。（跳上，入院）待我寻找寻找。啊！

書房之內，二人依桌而眠，灯火未熄，酒筵尚在，不免取出竹筒，将灯吹灭，吃上几杯水酒，也好壮壮胆量。

（取筒，吹灯，入陶，吃酒）哎哟，好美的酒呀！常言道：若要美，嘴对嘴。我吃他一个“长流水”！（端壶注入）

哎哟！怎么身子轻了？莫非是吃醉了？（醉睡）請問二位，你們那銀子罐兒放在那兒啦？

姜雁行：（被惊醒）什么人？賢弟醒来！

李春发：怎么样了？

姜雁行：有歹人！

李春发：李义快来！

李 义：（上）何事？

李春发：点起灯火！

李 义：是（点灯，石欲逃）

姜雁行：休走看劍！

石景坡：爷爷饒命！（跪）

李春发：你何人，闖入我家？

石景坡：二位爷爷容稟！

姜雁行：講！

石景坡：（唱“二六”）

我本是石景坡穷汉一个，
没本钱做买卖家业淡薄；
白发娘终日里忍饥挨饿，
无奈何到你家偷些残馐。

姜雁行：胡道！（接唱）

想必你自幼儿好吃赖做，
长大后不务正浪荡赌博；
黑夜间入民宅作贼行窃，
怒一怒举宝剑将你头割！

李春发：且慢！（接唱）

劝仁兄休把他性命结果，
怜念他少衣食母老家薄；
这一次且将他轻轻饶过，
再拿住送当官难以逃脱。

仁兄息怒！

姜雁行：哼！便宜了他！

石景坡：谢过爷爷不杀之恩。（站起）

李春发：李义去取纹银十两，白布两匹，施与石景坡。

李 义：是。（下）

石景坡：且慢！承蒙不杀，感恩非浅，怎敢再受银布！

李 义：（取银子、布匹上）银布到。

李春发：穿堂入室，本应送官。念你母老家贫，才赠银布。
带回家去，做些买卖，好来糊口。日后改过就是。

李 义：将此银布带回去吧。

石景坡：多谢二位爷爷。

姜雁行：罢了。
李春发：

李 义：随我来。（出房）

（念）东人待你恩义多。

石景坡：（念）举手连声念弥陀。

李 义：（念）从今以后要改过。

石景坡：（念）再也不做夜生活。（由怀里掏出酒壶）

烦劳李大哥，您将酒壶拿回去吧。

李 义：啊？你怎么不拿走呢？

石景坡：你瞧，这赠是赠的，这是送的，再把酒壶偷去，还有什么良心！

李 义：好，你真是个有良心的。（接壶）你从这里走吧。

石景坡：多谢了！（分下。起四更）

姜雁行：呀！四更已过，贤弟请在，为兄告辞了。

李春发：暂住一宵，容小弟明日与仁兄钱行。

姜雁行：贤弟非知。为兄家有小妹，名唤秋莲，她与继母，素日不合，故而还须回家将秋莲嘱咐几句，明晨就要登程；实实不敢久留了。

李春发：怎么，既有令妹在家，又与继母不合，仁兄还是不要远行才是。

姜雁行：无妨，另有乳娘照看与她。

李春发：你心虽坚，恐怕令妹难以割舍，手足之情，人人皆有，兄妹离别，少不得也要痛哭一场。

姜雁行：此事不便对她言明，回得家去，俺说出外贸易，不久即归，瞒过子她，也就是了。

李春发：此言有理，上山入伙之事，非同小可，千万莫要走露风声。

姜雁行：贤弟放心，你我后会有期。

李春发：仁兄慢走，明晨小弟还要送兄一程。

姜雁行：承蒙賢弟厚意，你我明日在烏龍崗前分別。

李春發：小弟從命。

出門——閉中幕。

(念)英雄舉義不避禍，

姜雁行：(念)立志掌劍斬龍角！

姜雁行：(同白)請！(分下)

李春發：

第二場 撿柴

登場人：乳娘、姜秋蓮、李春發。

地點：荒郊。

乳娘：(內白)大姐！隨我來呀！

姜秋蓮：(內唱搖調)乳娘，帶路啊！(二人相隨而上)

(唱“頭板”)

出門來羞答答將頭低下，

——早死的親娘啊！

禁不住淚珠兒點點如麻。

[開中幕——晚秋野景。

乳娘：(接唱)

勸大姐莫悲痛且把淚擦，

你看那秋後景霜葉如花。

姜秋蓮：(接唱)

兒好比花未開風吹雨打，

忍着氣吞着聲自搓銀牙。

乳娘：(接唱)

叫大姐你在那土坡坐下，

有老身我替你来撿蘆花。(唱)

姜秋蓮：有累乳娘了。

〔秋坐、乳撿柴。〕

李春发：(內白)馬來！(上唱“二六”)

李春发在荒郊揚鞭走馬，
猛抬頭觀之見大姐媽媽；
美大姐坐土坡難描難画，
看年紀正青春不過二八；
頭頂上梳雲髻尚未出嫁，
因何故皺娥眉兩泪巴巴？
引得我起猜疑扳鞍下馬，
走上前施一礼問過媽媽。(唱)

媽媽請來見礼。

乳 娘：這一君子，施礼為何？

李春发：觀見大姐媽媽，不象貧寒之家，因何來至荒郊撿柴受苦哇？

乳 娘：我們在家煩悶，出外散心來了，何勞你來動問啊？

李春发：啊？莫非說我多口了？

乳 娘：你本來的多口呀！

李春发：呀！(接唱“二六”)

我這裡用好言施礼問話，
她那裡用惡語將我回答，
無奈何回轉身扳鞍上馬，

姜秋蓮：哭啊！

李春发：(接唱)問不明這件事我難以回家。(頓板)

不免問過大姐。大姐請來見礼。

姜秋蓮：曠野荒郊，不便還礼，君子莫怪。請問君子，施礼

为何？

李春发：大姐不在閨房刺綉，来在荒郊痛哭为何？

姜秋蓮：这……男女交言，与礼有碍。

李春发：噢！待生将馬拉至澗下飲水，側耳恭听。

姜秋蓮：君子請！（李春发拉馬至澗下）乳娘这厢来。

乳 娘：莫要理他！

姜秋蓮：（唱）乳娘啊。（二六）

那君子再三的施礼問話，

乳娘你为什么頂撞人家？

乳 娘：岂不知男女有別。

姜秋蓮：（接唱）

他本是讀書人出言不差，

虽然是男女有別也不得不答。

李春发：大姐家住那里？

姜秋蓮：（接唱）

家住在罗郡庄魁星楼下，

大門外有两棵槐柳交枝。

李春发：令尊何名？高堂可好？

姜秋蓮：（接唱）奴命苦双亲丧乳娘养大，

李春发：啊？家中还有何人？

姜秋蓮：（接唱）我兄长去貿易海角天涯。

李春发：啊！（旁白）莫非她是姜仁兄的胞妹？請問大姐，因何来在荒郊啊？

乳 娘：适才不是对你說过了嗎？我們是来散心解悶的！

姜秋蓮：（接唱）

在家中受不过繼母娘的拷打，——君子啊！

无奈何到荒郊来撿蘆花。

李春发：（急問）但不知大姐叫何名字？

姜秋蓮：（接唱）

我的名姜秋蓮命薄孤苦，

生长在貧寒家年长二八。

李春发：噢！（旁白）果然是姜仁兄的胞妹，被那繼母所逼，才来撿柴受苦。这……唉！怎奈她兄上山之事，不能对他言明，这便如何是好？（想）有了！媽媽請过来。

乳 娘：言講什么？

李春发：这有紋銀一錠，拿回家去，买上几担蘆柴，免得在此荒郊，撿柴受苦了。

乳 娘：慢着！曠野荒郊，凭白贈銀，莫非你心存反意不成！

李春发：哎！

乳 娘：快將銀子收起，免討无趣！

李春发：媽媽不要多疑，贈銀周濟，一片真心，若有反意，天地不容。銀兩放至尘埃，我要拉馬走去！（拉馬下）

乳 娘：啊？果是摯誠君子！

姜秋蓮：乳娘，喚那君子轉来，銀子留不得。

乳 娘：怎么留不得？

姜秋蓮：凭白受銀，姓名未問，日后如何报答？

乳 娘：此話有理。那一君子轉来！那一君子轉来！

李春发：（內白）来了。（上）媽媽講說什么？

乳 娘：我家大姐喚你。

李春发：大姐有話請講。

乳 娘：大姐，你就快說吧。

姜秋蓮：（唱“搭調”）乳娘啊！（唱“二板”）

問君子因何故荒郊走馬？

乳 娘：大姐問你因何來在荒郊呢？

李春發：這……小生送友歸來。

乳 娘：大姐，他是送友而歸。

姜秋蓮：（接唱）再問他住何鄉那里有家？

乳 娘：問你家住那里？

李春發：生乃李家庄的人氏，家住永壽街前。

乳 娘：他是李家庄的人氏，家住永壽街前。

姜秋蓮：（接唱）把他的名和姓與兒留下。

乳 娘：請問君子，高名上姓？

李春發：姓李名華，表字春發。

乳 娘：大姐，他是春發李相公。

姜秋蓮：（接唱）再問他是在庠是在監是在科甲？

乳 娘：問你在庠在監呢？

李春發：早早入泮，尚未登科。

乳 娘：噢！大姐，他是个秀才。

姜秋蓮：（接唱）再問他高堂在可承歡膝下？

乳 娘：問你二老爹娘可好？

李春發：唉！雙親早已亡故了。

姜秋蓮：苦哇！

乳 娘：可傷呀可嘆，你倆真是苦命之人呀！

姜秋蓮：再問他貴兄弟排行几家？

乳 娘：問你兄弟幾人？

李春發：無兄無弟，孤身一人。

乳 娘：他是獨身一人。

姜秋蓮：（接唱）再問他年紀兒有多大？

乳 娘：問相公貴庚多少？

李春发：二九一八。

乳 娘：他十八岁了。

姜秋莲：（接唱）再問他……（繞弦）

乳 娘：什么？

姜秋莲：（接唱）再問他呀……（繞弦）

乳 娘：說呀？

姜秋莲：（接唱）再問他定妻室可是誰家？（頓板）

乳 娘：哪！問來問去，問出这等言語，你自己去問吧！

姜秋莲：（求乳娘，乳不理）乳娘……哭啊！（撒嬌地）

乳 娘：別哭，別哭，我去問來。這一君子，你？……

李春发：啊？媽媽請講。

乳 娘：你……你可有妻室啊？

李春发：这……（旁白）問來問去，問出这等言語，叫我如何回答？待我与她言明，拉馬走去，也就是了。媽媽請過來。

乳 娘：講說什麼？

李春发：小生并无妻室。俺与你实說了吧。我与你家相公姜仁兄，本是知交好友，故而贈銀周濟。媽媽莫要多疑，帶領大姐，回家去吧。小生告辭了。（拉馬下）

乳 娘：啊？既与我家相公結交，何不早說。大姐快來！

姜秋莲：乳娘。

乳 娘：那一君子，并无妻室。他与你那兄長，本是知交好友，故而贈銀周濟。實出誠心，別无它意。此話言明，他便拉馬而去了！

姜秋莲：怎么？他与我兄，乃是好友？

乳 娘：正是。

姜秋莲：这……真乃圣賢呀圣賢。